

“文学进军” 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米丽宏
蓬勃夏至

夏至时节,白昼的光阴愈加阔绰。凌晨四点,天空就等不及地撩开了夜的黑毡,露出蓝冰似的曙色。蓝冰融开,化成漫天米白,黎明的幽暗被漂洗干净。那一刻,还不到凌晨5点钟;再次看到暮色合拢,又要等晚八点以后了。

多长的日脚!

日长之至,日影短至,故曰夏至。至者,极也。夏至,一年里太阳最偏北,北半球日照时间最长;而且越往北,白昼越长。在漠河,黑夜只有短短一两个小时;在华北平原,黑夜也缩了水,只剩八个钟头左右。

节令如人,各有气质。夏至好像天生具备一种雄性气质,类似那种又有家底、又有武艺的绿林好汉。他饱含激情和冲击力,率性豪爽、挥金如土。要钱,便一掷千金;要命,便两肋插刀;要吃要喝,便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。果断洒脱,气壮山河。夏至的天气,亦如此刚烈:要晒,便是沸血热烈,接近40℃的干燥枯热,四野苍茫,烈日煌煌,滚烫的地面,走上去,烫得跳脚;要雨,便是老天震怒,瓢泼倾盆,一个雨点砸起一缕尘烟,一夕豪雨,大河流小河流。

而他常常又速战速决,瞬息剧变:刚刚,晴天霹雳金锣响,冷雨如钱扑面来;转眼,太阳撕裂云层,云缝里扔下几挂金属样光柱,又是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了。

夏至时节,你能见到地球上最疯狂的草木,最热烈的花朵;最凶猛的阳光,最急骤的落雨;最畅肆的汗水,最多样的瓜果。这么说吧,不经夏至,你还真是无法知道,天地自然是多么地立体和多面、辽远和广阔。

夏至的天气,有时候会走向极端:雷阵雨,龙卷风,梅雨日的霉,桑拿天的闷,烈日炎炎,暴雨如注,蝉鸣如雷……极端到须以极端的東西来对冲其中的暴戾。酷烈的天气里,往往,我们的脾气变坏了,耐心消失了,处事的手段简单武断了。

然而,夏至的极端、执拗、磊落,也让人相信,生活总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巨大涵容力。我们不怀疑春雨润物的温柔和耐心;但也相信,类似夏至的那种猛烈的情感与潜力。它可以把人从风平浪静的舒适日子剥离出来,使之进入另外一种情境,邂逅另一种景象,激起新的热情和创造力。

是的,我们不能遮蔽蜷曲自己,我们应该绽放自己。

天地那么广大,历史那么悠长,我们那么渺小,尽情来吧,来大干一场,活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模样。在夏至,该做的事儿,还要努力去做,该出汗就出汗,挥霍一下汗水,也很痛快。挥汗如雨时,一根雪糕,也会让我们生发出感恩之情。

夏至有限,而时光无限;人生有限,而意趣无限。只有经历了一定数量的“暑九”,一定数量的“寒九”,人才会真正成熟起来:夏至三伏,把你热透了;冬至三九,把你冷透了。冷透一次,热透一次,苦透一次,甜透一次,爱透一次,恨透一次,梦透一次,醒透一次,我们才会生出一点见识、格局和胸怀,生命才会像那么一回事,不至于那么平庸肤浅。

但愿夏至留给你的体验,除了火热,还有蓬勃、磊落和巨大的涵容力。

乡村夏日的味蕾,犹如一幅缤纷多彩的画卷。其中,馍香、酱香、瓜香交织成诗,深深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馍香,宛如乡村夏日里的一抹晨曦,清新而独特。那新收的小麦,经过古老磨坊的精心研磨,化作细腻而质朴的面粉,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。母亲的手,如同魔法师般,凭借些许酵母,便能将面粉点化成圆润饱满的馍坯。当蒸笼中飘出带着甜意的清香,馍便熟了。揭开笼盖的那一刹那,热气与香气交织成一片,宛如仙境般的美景,让人陶醉其中。我迫不及待地伸手抓取,尽管被烫得连连缩手,但那诱人的馍香早已让我欲罢不能。我鼓起勇气,抓起一个,张口便咬下,满口的香甜瞬间在口腔中弥漫开来,仿佛夏日的微风轻轻拂过心田,带来一阵清凉的甜蜜。

酱香,犹如乡村夏日里的一首歌谣,旋律悠扬。自家菜园里的蚕豆,经过母亲的巧手熬制,化作了一缸缸金黄油亮的酱。那酱香,仿佛带着乡村的烟火气息,让人回味无穷。新做的酱,为每一餐都增添了无尽的魅力。无论是搭配米饭,还是蘸着刚出笼的馍馍,都能品味到酱香的醇厚与鲜美。而那些笨鸡蛋、青椒末、小河虾的加入,更是为酱香增添了一份丰富的层次感,让味蕾在享受美味的同时,也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丰富多彩。

瓜香,则是夏日里不可或缺清凉美味。黄瓜、西瓜、苦瓜、丝瓜……每一种瓜都散发着独特的香气,为炎热的夏日带来一丝丝清凉。瓜类大多具有清热利湿的功效,富含汁液。无论是生吃、凉拌、入汤还是清炒,都能品味到瓜类的独特风味。其中,酥瓜更是夏日里的一抹亮色。那瓜肉嫩且脆,吃起来清爽可口,仿佛能将夏日的炎热一扫而光。记得儿时,村里人都钟爱酥瓜,尤其是我的老姨夫。每当晚餐时分,他总会在菜园里挑选两个尺余长的酥瓜,简单清洗后便一手一个,吃得津津有味。老姨总是嗔怪道:“有饭不吃,天天抱着个瓜啃,真是奇怪。”而老姨夫则总是笑眯眯地回应:“瓜香,瓜香。”那笑声和回应,如同瓜香一般,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。

如今,离开我养我的乡村已经三十多年了,但那馍香、酱香、瓜香,仍在我心头萦绕不去。它们不仅是我对乡村夏日的怀念和留恋,更是对那段美好时光的珍藏和回忆。每次想起,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乡村夏日,感受到了那份纯真和美好。

夏日游记

汪积瑞

假期里,和女儿一家驱车前往新安江山水画廊一游。

汽车奔驰在宽阔的高速公路上,间或改道县乡小道,路两边的风景一掠而过,或楼宇或山峦或村舍或田野,令人目不暇接。

汽车过芜湖长江大桥后,就进入皖南山区了,江南的风景和一马平川的江北大不相同,只见山连着山,山叠着山,山峦起伏连绵不绝。江南的山总是那样青翠、郁郁葱葱,看那松树、柏树、水杉、竹子、核桃树和枇杷树,无论是在山顶、山腰,哪怕是陡峭的山坡上,都尽量伸展身子向上生长,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。山坡上新开辟的茶园,层层叠叠,生机盎然。

汽车在公路上行驶,不如说是在山间行走,不一会儿就穿过一个隧道,从这个隧道刚出来,又进了另一个隧道,山区的隧道,这是皖南公路的一大特色。隧道有长有短,有的长约数千米,隧道内灯光闪烁,各有千秋。

汽车刚驶出山洞,只见一列高铁正在疾驰,车头已经进了山洞,车尾还在洞外,引得小外孙女直呼:“看啊,太有意思了,真好玩。”

新安江山水画廊是4A级景区,在百里长的景区内,两岸保持着原生态的徽风皖韵,高处是山,中间是茶,低处是果,水中是鱼,呈现立体的生态格局。游船行驶在景区内,放眼望去,粉墙黛瓦的徽派房舍掩映其间与错落有致的古民居交相呼应,形成一幅美妙的山水画卷。

去时恰逢阴雨,好一蓑烟雨,雨中看景别样美。只见高处云雾缭绕,山中一派氤氲,山腰下的民居白墙黛瓦、或隐或现朦朦胧胧。船在水中行,人在画中游,好不快哉。

游人们在船头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拍照,如痴如醉:“太美了,比桂林漓江还好看。”游人们一面惊呼一面感叹。好一个山水画廊,大自然的馈赠和徽州先人们营造的那山那水那房舍,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理当珍惜。

三个多小时的游程,所到之处都令人流连忘返。其中最值得我回味的是千年古樟树,历经沧桑,仍是生机勃勃,树干高耸入云,树径大约十余人才能抱过来,令人仰止。

在九沙古村落游览中,我沿着一条小路去寻觅神秘的古村落。一条小路曲又长,通往迷雾的远方,房屋大都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。我看到一位老者在房屋前拾掇田地,古村落的村民大多都在房前屋后开辟出一块一块的土地,种上玉米、大豆、山芋和一些青菜。在古村的集市上,游人们兴致勃勃地争购茶叶、梅干菜、竹笋、咸鱼和各种泡菜。还有香樟木的木雕和各种手工编织品,也深受游客青睐,这大概也是勤劳和善于经营的徽州人的缩影吧。

接近中午时分天空突然放晴了,再看那山那水那村舍,显得更加美轮美奂。如果说烟雨中的那山那水是一幅水墨画,那现在就是色彩斑斓的水彩画。

可惜我不是诗人,如果我是,我一定会将此时此地此景,以及对优美景色的感悟,化作诗句,让欢乐和欣喜从诗中流淌出来。

我忽然想到苏轼的: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”这不也正是新安江山水画廊的写照吗?

